“教育失败”概念及其类型——基于俄罗斯学界的经验

向璐璐 刁利明^{通讯作者}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教育失败”现象已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失败”的本质在于教育结果与教育目的的背离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资源的浪费。“教育失败”现象存在教育专长缺失、受教育意愿不足和行为失范三种类型,表现形式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式。

关键词:教育失败;教育制度;受教育意愿;行为失范

“教育失败”现象已经成为俄罗斯学者关注的焦点。如今,该现象已经超出高校范围并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反响。虽然,俄罗斯学者对其学生“教育失败”现象的探讨尚处于探索阶段,但依然获得较为丰厚的研究成果并公开发表在俄罗斯顶级期刊《社会学研究》、《俄罗斯世界》、《社会学杂志》等杂志,这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信息基础。本文基于管理学立场,运用分析、综合、归纳以及比较等方法对俄罗斯学者相关研究结果进行整合,以期厘清“教育失败”的本质及其现象的特征。

1. “教育失败”概念的内涵

世界各国都存在部分中小学生学习困难或教育不成功的案例,这也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俄罗斯也不例外。俄罗斯学者对此类问题探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因此,俄罗斯学者对其中中小学生的“学困”问题或“教育失败”现象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系统。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学者开始对其青年学生的“教育失败”现象予以极大关注,学者罗西娜在考察俄罗斯青年学生社会分化和教育战略问题时已注意到俄罗斯社会存在的青年学生“教育失败”现象,即其青年学生的总学习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存在较大差异^[1]。丹妮索娃-施密特等则根据心理学中“可教育性”概念的对映体构建了广义的“教育失败”概念,即将大学中那些与学习不兼容的大学生称为“未受训练”的大学生,进而称为“教育失败”大学生^[2]。至此,“教育失败”作为问题域已经凸显为俄罗斯学界的显著问题并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

从类型学角度看,“教育失败”概念是一个相对概念,其对映体为“教育成功”概念。俄罗斯学者兹波罗夫斯基等便是基于此立场对“教育失败”现象的本质予以考察。他们认为,教育成功与否是教育活动的质的特征,反映作为教育活动特定结果的个人成就与社会期望之间差异程度,各种社会群体的期望直接指向学生的教育成功和成就,二者的差异程度决定着教育成功模型与失败模型。期望群体主要包括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层以及用人单位和家长等,而这些群体的社会期望则反映在群体利益和兴趣等层面。教师和管理者对教育标准和教育纲要的要求最为感兴趣并致力于遵守这些要求,因为正是二者的协调配合才能测定教学活动和教育管理活动的有效性。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高校毕业生的教育成功则意味着其能力和训练水平能够

符合劳动关系的需求和劳动职能的履行。从家长的立场来看,学生在教育活动中获得成功的标志则是获得较高学习成绩并能进一步深造,最终安置好工作^[3]。也就是说,正是各种利益相关群体的社会期望构成了教育成功模型的内容。

与教育成功不同,“教育失败”则意味着受教育动机和继续受教育的准备程度低下、学习的自组织能力较弱以及缺乏教育作为就业、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范畴的概念。对于进入职业教育和就业领域的青年人而言,“教育失败”则意味着职业自决及相应选择能力的匮乏。所有形式的学术欺诈和教育造假行为都可归为“教育失败”的标志。对于大学生而言,“教育失败”甚至包括科研兴趣和科研准备及训练的缺失等。根据兹波罗夫斯基等学者的观点,上述现象可视为教育失败的常量,而“教育失败”的其他标准则很难明确地、无歧义地进行界定,因为这取决于教育关系主体的观念和期望以及教育行为评价标准体系和大量背景条件的界定等。在现代“动态”的碎片化社会中,不确定性具有普遍性,因此“教育失败”概念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4]。正规教育制度的权威程度以及对社会和文化多样性的宽容程度则决定着对“教育失败”概念的看法和态度,从而影响其存在样态。

2. “教育失败”的主要类型

虽然“教育失败”概念具有相对性,但在确定的社会依然可以根据认知变量、动机变量以及行为变量等对其予以区分和归类,本文根据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归纳出俄罗斯青年学生“教育失败”的主要类型。

2.1 教育专长缺失型

该类型的归类标准实质为认知变量,包括学科和原学科知识、能力和技能,三者整合为教育专长。根据兹波罗夫斯基等学者的观点,教育专长水平与教育标准的要求相抵触则证明学生的学习不及格,即失败。而现代教育标准不仅强调学科专长,即所学、所知范围的重要性,更强调原学科专长——交际、传输、沟通技能,有能力形成自己观点并能在辩论中令人信服地、合乎逻辑地叙述和说明自己的观点。因此,将理论知识与日常生活实践或职业活动紧密连接的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5]。

该标准具有主客观兼容的性质,其客观性体现在各种学科知识的可测量性上,如文字表达、数学水平、操作能力等,而

主观性则体现在教育专长认定的从属性，即教育标准和评价工具是由教育主体的特定群体所形成，因此，具有主观性质。认知变量的这种主客观变化动态地影响着对俄罗斯青年学生“教育失败”现象的认定，首先影响的便是对教育专长缺失型的认定，因此，在这个层面俄罗斯学者主要依据其客观标准对俄罗斯青年学生的受教育活动及其结果予以考察。总之，无论是强调该标准的主客观动态平衡，还是执着于其客观性，俄罗斯研究者对其教育共同体中存在大量“未能很好进行知识储备和技能训练”的教育专长缺失型青年学生群体的认识并无分歧。

2.2 受教育意愿不足型

区分该类型的标准主要是受教育动机，但不局限于此。动机是行动产生的先决条件，受教育动机决定着受教育行动的方向和效率，因而影响受教育行动结果的形成。意愿、兴趣、爱好影响人对某事、某物的专注程度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等，即影响人从事某项活动的积极性。如果说受教育动机主要影响的是青年学生总体的学习态度，那么意愿、兴趣等则影响的是其部分，即对某项专门知识、技能等的倾向，在此，我们主要指的是职业选择意愿和职业自决意愿等。

受教育动机与职业选择及职业自决的意愿这两个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良好的学习动机孕育着目标明确、有意识的职业选择和工作领域的选择，在这些领域可以使青年学生实现其资源潜力，同时，成功的职业自决又刺激其教育动机的发展。工作的价值定位、像对待工作一样对待学习等将促进青年学生人力资本的充实和丰富，因而可以消除教育造假和学术造假，从而促进各种教育共同体成就动机的发展。因此，受教育动机和职业意愿等对青年学生“附加值”的创造做出重大贡献，正是它们启动了青年学生人力资本的自我增殖机制。

受教育意愿不足型“教育失败”群体在实践中总体是指其行动目标并未定位于学习之上，具体可细分为漫无目的的受教育不足、定位于其他社会目的的受教育不足和利用大学并将其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平台的学生群体。丹妮索娃-施密特等重点探讨了俄罗斯大学“特长生”群体的受教育意愿不足的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俄罗斯的“特长生”很容易被大学录取，但录取活动的双方（校方和学生）都未将其目的定位于学习。“特长生”的主要任务是在比赛和竞赛中获胜，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各种智力竞赛，从而提高大学的声誉和知名度，为推广大学做广告等任务。在僵化的竞争和大学排名角逐条件下，这项功能对于大学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特长生”而言，他们具有很多优惠条件，他们不需要考虑学费的问题，只要能够为学校出战，则五年的大学时间只需支付一年的学费。对于这类学生，学校各级领导都会因其为学校所做的贡献而为其提供诸多便利条件^[6]。

2.3 行为失范型

该类型的标准主要是社会规范、教育规范和理念等。行为失范型（越轨）“教育失败”群体本质上是指那些存在原始社会化缺失的人，即缺乏对社会规范认同和遵守的人，在大学中总体表现为不能掌握和接受大学秩序规则的人。在俄罗斯大学中

具体表现为：失范者价值观念与主导教育理念相背离而产生的抵触行为；违反教育规范以谋求私利的越轨行为；因心理缺陷造成的越轨行为；其他失范行为等具体类型。

丹妮索娃-施密特等认为，与前两个群体相比，虽然这个群体总量不多，但不能将其视为个别现象。这些大学生不仅表现为智力失衡，而且表现为心理失衡。最为离谱的是那些必须留院观察——严重心理疾病、神经疾病、麻醉品上瘾等等——的大学生仍穿梭于大学之中，见惯不怪才是最为离奇的现象。丹妮索娃-施密特等学者研究成果中，记录了学生恐吓、殴打老师等案例。在殴打教师的案例中，其主角虽受到“严厉”的惩罚——被开除，但因俄罗斯大学总体生源紧张、大学竭力维持生源等原因，时隔一年该学生又重新回到了该学校^[7]。因此，行为失范型“教育失败”现象在俄罗斯大学中并非个别情况，而是具有典型特征的社会现象。

3. 结论

区分上述“教育失败”类型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抽象-具体-再抽象的过程认清“教育失败”现象的本质，从而为系统化认知做好准备。现实中并不存在某种单纯“×型”，而是某种“综合型”。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教育失败”大学生并不意味着他们一无所长，但其所长并非是其所在学科和专业的专长，这有悖于专业教育的目的以及由此带来教育资源浪费等问题。经过抽象-具体-再抽象的反复过程，可使“教育失败”概念获得更为广泛的解释，例如非意愿不学习以及意愿学习而无结果等现象是否可以纳入这个范畴，后者是指因能力匮乏和缺乏训练而无力学习，也就是指那些基于不同意愿而期望学习的人。因此，“教育失败”概念主要指青年学生由于受教育动机弱化、学习能力低下而导致的专业知识储备薄弱、专业技能低下，从而使其在未来无法或不能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从事专门工作，包括获得证书（隐性）但不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以及未获得证书（显性）而被除名的“教育失败”两种形式。“教育失败”不仅是教育现象，更是社会现象。因此，对于“教育失败”的先决条件和风险的理解，要求对孕育“教育失败”的社会进行背景分析。

参考文献：

[1] Я.М.Рощин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и школьнико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М.: ГУ-ВШЭ, №6(29)2007. С.14-25.

[2][6][7] Е.В.Денисова-Шмидт, Э.О.Леонтьева. Категория “необучаем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как социальный феномен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на примере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вузов)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5. № 9. С. 87-90.

[3][4][5] Г.Е. Зборовский, П.А. Амбарова. Переход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общностей от неуспешности к успешности в процессе трансфера их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 Мир России. 2021. № 1. с.88-94.